

个人简介

沈渔邨，中国工程院院士、精神病学家、第三届国之名医特别致敬获得者。长期致力于探索精神病防治方法，首创并建立农村精神病家庭社区防治模式。率先改革精神病院约束病人的旧管理模式，创立人工冬眠新疗法。建立了我国最早的精神病生化实验室，研究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和电针治疗等生化机理。主编了我国最权威的精神病学参考书《精神病学》第一、二、三、四、五版。在推动中国精神病学的发展和学科建设、促进中国国内国际间精神病学领域的学术交流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沈大夫，我特意过来看您，谢谢您治好我的病。”年轻人说着扑通跪在沈渔邨面前。“应该的，应该的！”沈渔邨扶起年轻人露出欣慰的笑容。

彼时的沈渔邨已经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眼前这位年轻人是谁，她或许已经记不清了，但医生的“惯性”让她还是认真询问起患者的近况。她是一名医生，一名为病人服务的医生这件事儿，她一直没忘。

沈渔邨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当时我国精神病学领域唯一的院士。我国精神病学奠基人之一、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第三届国之名医特别致敬……沈渔邨身后有诸多光环。2024年，沈渔邨正值100年寿辰，回顾百年的一生，她仍最喜欢被人叫一句：沈大夫。

她见证了我国精神病学从蹒跚学步到风华正茂，精神病学也陪着她从意气风发到期颐之年。

“几乎没有准时回家的时候”

“忙”是沈渔邨女儿、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钱家鸣对母亲最大的印象。小的时候，钱家鸣经常见不到母亲，母亲在家里话也不多，偶尔说几句也只是和父亲聊工作上的事，所以很多事迹都是为母亲整理传记才知道的。

“以前家里有全家人一起吃晚饭的习惯，每次都会等母亲到晚上7点半，如果还不回来就先开饭，给她留一份。但几乎没有准时回家的时候，灶台上的饭总是热了又热”。钱家鸣向记者回忆。钱家鸣清楚地记得有一段时间，母亲总是天不亮就出门，晚上9、10点钟才回来，衣服上也总是沾满了泥。有一次母亲回到家，脚上只剩下一只鞋了。“问她是怎么回事，她笑笑说回来的路上遇上了大雨，在田埂上滑倒了，鞋也掉到水沟里找不到了。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她是到村里去了”。钱家鸣说。

沈渔邨在接诊时发现有的精神病人从很远的地方来看病，回去后又没人管了，病情总是反反复复。“精神病治疗必须要就近！”有了这一想法，沈渔邨开始着手农村精神病的防治。

彼时，我国农村精神病防治工作还是一片空白，人们也对精神病讳莫如深，被拒绝是家常便饭。沈渔邨千方百

沈渔邨院士的百年人生

健康时报记者 徐婷婷 杨晓露



①2001年4月4日，沈渔邨（中）在青海省第三人民医院出诊；②1979年，中国精神病学家代表团应邀访美，受到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的接见，右三为沈渔邨；③1990年5月，沈渔邨（左一）参加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香港地区会议；④1953年，沈渔邨与同批留苏医学生同游波罗地海，中国科学家公众号图（左二为沈渔邨）；⑤全家照（右一为女儿钱家华，左一为女儿钱家鸣）；⑥沈渔邨（右）和爱人钱信忠。

受访者供图

计地将流失的骨干调回，并带领科室医生在北京市海淀区开展农村家庭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试点工作。

为了能让患者信任，她挨家挨户地走访，和老乡们聊天吃饭。一次，她到一个家境很差的精神病人家中了解情况，正赶上这家人吃饭，老乡捧着碗碟热情地跟她说：“沈大夫，一起吃点吧。”她想也没想。说了声谢谢，就端起碗吃了起来，这个举动也拉近了她和病人的距离。

在沈渔邨的自述里，通过培训大队赤脚医生提供本村可疑精神病人的线索，再由医生下乡和赤脚医生一起检查病人，进行确诊，制订治疗方案。就这样，从1974年6月到1977年2月，在海淀区19万农村人口，11个公社中建立了精神病人家家庭防治网，使256位农村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得到了系统的治疗，疗效与住院病人相接近，这也是全国首创的农村精神病家庭社区防治模式，被同行称为“海淀模式”。

这个模式在国内山东、辽宁、四川等地的农村推广。“当我在一个海岛上，看到一名10多年病程的慢性精神分裂症病人经治疗后明显好转，已在做我们的向导，他哥哥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我从内心也分享到他们的快乐”。沈渔邨曾说。

很“讲究”又不太“讲究”

干练的短发、一身素色的西装从没有褶皱、里面配有有花纹的衬衫，摘下眼镜总是笑眯眯的，除了鼻梁上架着的一副宽边眼镜外，她没有佩戴其他任何饰品。在日常生活中，沈渔邨总给人朴实随和的印象。

“母亲很讲究，但又不太讲究。”这是钱家鸣对母亲沈渔邨的评价。每次参加学术会议，她都会穿戴得很讲究，哪怕已经80多岁的时候，她仍然要打扮得很得体去参会。年轻时参加国际学术团体的交往特别多，有时候从非洲飞到欧洲，欧洲活动结束后，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又赶回国来主持国际会议，一点都不觉得疲惫。

但沈渔邨生活中从不讲究。2004年年初的一天，沈渔邨早上出去散步，由于地上有积雪，她不小心滑倒，左臂肩肘脱臼了，她忍着痛找医生做了复位，“就这样架着膀子，一天也没歇。她每周三、五看病，每天只能看9到10个人。每个病人一般的问诊时间是半个小时。”

她接诊了数不清的病人，很多都是难缠的神经症病人、吸毒病人还有充满戒备敌意的精神病人，沈渔邨曾多次受到精神病人的伤害，眼镜被打掉，鼻梁被打伤，但她却仍然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患者。“有时病人会把我们视为敌人，对面咚地打过一拳来，这是因为他有疾病，医生不仅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必须能迅速把兴奋病人的过激行为控制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他病人的安全。”

下转 16版